

访谈节目在所有电视节目形态中看似最为简单。它通常没有豪华的布景,没有眩目的灯光,更没有夺人眼球的莺歌燕舞,有的只是主持人与受访嘉宾间你来我往的言语交流,思想碰撞。一档有质量的访谈节目绝非漫无目的的“闲聊”,而是有主题,有逻辑,有见地的“神聊”,有时彼此还会爆发唇枪舌剑的交锋。

2004年初,年届七旬的王蒙发表了长篇小说《青狐》,再度引发关注。我专门飞了趟北京,和他进行了一次有关文学的对话。在交谈中,除了谈论《青狐》,也道出了对其小说的困惑。譬如,王蒙先生与文学结缘长达半世纪,留下上千万文字,但是,无论早年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,还是后来的《坚硬的稀粥》,主题相对单一,基本围绕反官僚,且有重复倾向;小说用语也偏新闻性语言;人物或器物描述大多属于写意画般挥洒自如,但终究缺乏工笔画那样的细致入微。面对一个后生小子如此“咄咄逼人”的提问,王蒙并不以为忤,仍保持一贯的淡定,沉着:“一个人不管写了多少东西,实际上反映的还是自己灵魂里最关切的那一点,主题的重复也就在所难免。不过我一直不断‘翻案’,在题材上求变求新,相互拉开距离。但把我小说语言等同于新闻语言,这点不能接受,像《成语新编》那样的作品,语言特色偏向古典文学;《活动变人形》使用大量河北俚语,而一些描写新疆背景的作品,字里行间充分运用少数民族语言优势。说到细节描写缺乏,这倒是有可能……”作为文学大家,王蒙的豁达与坦荡让我感动。

幾米,一个用画笔描绘心中梦想的绘本画家。他就像充满童趣的大男孩,用精致的画面和哲理化的文字,引领读者进入漫画创作的另一个境界。见到幾米之前,偶然读到刘绪源《幾米与儿童文学》一文。文章提及幾米《向左走,向右走》与法国绘本画家桑贝《马塞林为什么脸红》之间的关联性。后来找来桑贝的连环漫画一读,果然发现这两部作品有诸多相似之处,画风也十分接近。桑贝《马塞林为什么脸红》里有两个小孩:马塞林和何内。马塞林爱脸红,何内老打喷嚏。他们都为此感到寂寞与孤独。于是,他俩成了好朋友。灰暗的童年生活顿时变得多姿多彩。好景不长,当马塞林度假回来,何内一家迁往他处,留下一封信也不知所终,两人从此音讯隔绝。若干年后,那熟悉的喷嚏声和通红的脸色,又使得他们在茫茫人流中不期而遇。明眼人不难看出,就故事脉络而言,《向左走,向右走》与《马塞林为什么脸红》如出一辙。当我提出这个问题后,原本少言寡语的幾米显得更加沉默,停顿了好一阵子,才开始说话。他回忆自己喜欢绘画是受桑贝、昆丁布拉克以及布赫兹等欧美绘本画家影响,也承认《向左走,向右走》与《马塞林为什么脸红》故事原型的相似性,但强

调用爱情进行包装,故事与人物都发生了质的变化。“两个故事如此相近,是否会让人觉得有拷贝的嫌疑?”我问。“哦,这是第一次想到这问题,我想一想……”幾米愣了一下,深吸一口气,缓缓地说:“我这个故事最强悍的部分是‘向左,向右’。任何人看过这个故事都无法忘记这个概念,这也是故事中最棒的地方,太符合一本书的结构形式。‘向左,向右’的概念已超越其他形式。所以,我觉得应该不是在拷贝桑贝。”

同样,和茅威涛谈论越剧改革时,我们在艺术见解上也产生了分歧。2006年,得知茅威涛即将在上海主演新版《梁祝》。我邀请她来《可凡倾听》聊聊这部新作。我们是多年老友,对越剧艺术本体有诸多共同的想法,她的创新精神让人佩服。但对茅威涛某些观点仍不敢苟同。譬如,她认为有范瑞娟,袁雪芬,傅全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创排的《梁祝》情感表达方式已不适合现代观众需求,因此期待自己的“新版《梁祝》能够成为新世纪百年越剧伊始承前启后的开篇之作。事实上,《梁祝》和《红楼梦》

一样,早已成为越剧经典,久演不衰。至于一部分作品能成为经典,并不是靠演员、作者说了算,而是要靠观众和历史来检验的。关于流派创新,茅威涛觉得流派诞生是个结构体态,即“声腔+表演+演剧理念”。其实,梳理中国戏曲史可以发现,流派界定主要在于声腔,要形成新流派,就必然要创立一种基本曲调,如施银花的“四工调”,袁雪芬的“尺调”,范瑞娟的“弦下调”。但茅威涛除了一段“浪迹天涯”之外就无其他唱段广为流传。况且,她本身“五音”存在一定缺陷,如“喉”音过重,“齿音”亦不够规范。当谈到谁对自己艺术影响最大时,茅威涛的回答竟是梅兰芳和林怀民,独独缺了恩师尹桂芬。茅威涛给出的解释是,尹桂芬带来的更多是技术层面的支撑,是传统的;而梅兰芳和林怀民是引发其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思考,属创新范畴。尹桂芬在声腔与表演上自创一格。程十发先生曾说 he 原本对越剧有偏见,但看了尹桂芬的《屈原》后,震撼不已,几乎颠覆了他对一个剧种的看法,还特意绘制一幅《屈原像》送给尹桂芬。忽视尹桂芬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,本身就是对越剧艺术史的割裂与误读。这些话题虽然看上去严肃,敏感,但这是两个对艺术痴迷的人的一次较劲,交谈却是在一派祥和气氛中进行,完全没有剑拔弩张,硝烟弥漫。

总之,主持人与受访者一旦意见相左,观点可以针锋相对,但争论却应在友好,坦诚,平和的前提下进行,不应超出学术争鸣应遵循的规则,甚至要以更为宽广的胸怀,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。“冷火中爆出个热栗子来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!



冬至三曲

王养浩

冬节

窗外寒宵料峭,炉边暖意醉良宵,天上素影叹寂寥。老与少,细说汤圆好。

遥念

故乡江边小岛,极目西风枯草,遥闻孤魂念叨。昨夜梦绕,枕畔涌起泪潮。

望春

一夜潮冰起,寒潮如期至。衰柳哀鸿成景致,惆怅写满纸。何时红梅上枝,悄然春色,踌躇满志。



零下九摄氏度。后海成了天然的冰场。有人在冰上滑冰,也有人凿开一个窟窿,安坐垂钓,豪迈一点的人,只一条短裤衩,一个猛子,破冰而入。

后海南沿,找到张伯

后海荷花张伯驹

淳子

驹的宅子。轻扣门环。吱呀呀,大门开启,但见一座影壁,上面开一朵风姿绰约的荷花。张伯驹爱画荷花。

应门的是张伯驹外孙楼开肇。淡淡的阳光,面朝什刹海,我们站在台阶上说往事。

1946年间,隋代画家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流于世面,张伯驹卖掉了弓弦胡同李莲英的老宅,购得了这件宝贝。挟着《游春图》,一家人美滋滋,从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。承泽园始建于雍正年间,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,大小30多间房子,仿制苏州园林,甚是雅致。前主人为庆亲王奕劻。

1952年,《游春图》捐给了北京故宫。1953年,承泽园卖给了北京大学。张伯驹一家搬来此地定居。

人生如章回小说,起承转合,自有规律。

张伯驹出身豪门,玉树临风,面若旦那,眉如柳叶,天然一段风情,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里。也是贾宝玉的骨子,厌倦功名,不顾双亲反对,退出军界,从此,读书、唱歌、写字、古玩、耽美在名士圈里,名副其实京城大公子。

父亲张镇芳临终在病榻前对张伯驹道:“你要争气才好,支撑家,照顾好你的母亲。”张伯驹虽不至于如女流之辈,把一个碧玉簪折了来立志,却也是当下就应承下了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印。1935年,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迁来上海,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,说服他来上海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。

按照规矩,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宿舍。张公子随性惯了,不愿意受管束,

正好有朋友介绍,就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,一幢西班牙风格的联体别墅。1941年6月5日,正值粉莲的花期。

张伯驹向来是晚起的。这日破例,早早起身盥洗穿戴,坐上黑牌6010的轿车,赶去码头接人。

车子刚出培福里,从旁刺出三个壮汉,持枪跃上车,拽出扬州司机老孔,挟持张伯驹,疾驶而去。十点四十五分左右,法国巡捕房探员,在巨鹿路508号门前,找到了张伯驹的车子。

第二天,《申报》刊登了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。一时沸沸扬扬,众说纷纭。有的怀疑日本人,有的怀疑家族内讧,也有的怀疑藏家间的阴谋。

存放在上海历史档案馆的资料,厘清了绑架的原委。绑架主要筹划者,乃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莱。李祖莱嗜赌。他缺钱,急切间,居然想出绑架。一个电话打给汪伪76号总部的行动队长吴四宝,请他派几个弟兄将张伯驹绑走,彼此发财。

吴四宝流氓出身,上海滩上有名的“白相人”,他的妻子余爱珍也是

出名的“白相人嫂嫂”。第二天,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,勒索巨额赎金200万。潘素自然先去银行求助。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担心张伯驹性命不保,又担心银行一旦牵人,绑匪即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,层层加码,以致不可收拾。故只答应暗中帮忙。

潘素泪眼婆娑,转而去孙曜东。孙曜东的曾祖父孙家鼐,官至清廷工部、礼部、吏部尚书等要职,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他的学生。其时孙曜东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,兼任周佛海的书出。

孙曜东查出,绑架案确系李祖莱主使,汪伪76号特务所为。孙曜东虽手执周佛海这把“尚方宝剑”,亦深谙黑白两道,一口承诺,出20根大条,酬



家园 (中国画) 恽甫铭

谢“兄弟们”。

约定了收钱的日子,潘素淡妆素衣,在沪上知名交际花吴嫣的陪同下,去见绑匪。绑匪道:“张太太,您家里有多少钱?”潘素谨记孙曜东的吩咐,只道:“统共有20根大条吧!还是东拼西凑来的。”说着,退下耳环手钏,递过去道:“你们在江湖上混饭吃也不容易,张先生和你们远日无仇,近日无恨的,还请高抬贵手。”

张伯驹一觉醒来,饿,一径的公子做派,唤人端饭来,却是无人应答。推门一看,看守全都没了踪影,也来不及思量,赶紧撤离。回到家中,日日杯弓蛇影。于是收拾箱笼,举家回了

北方。且发誓,这辈子再也不进上海滩了。

几年前,我在上海电视台遇见李祖莱的后人。他道:家父在银行任职,喜欢风花雪月和豪赌,但是断断不敢起歹心绑架张伯驹。

生命自有自己的模样。

张伯驹于上海,一情一劫,早在他静安别墅藏美女潘素开始,就写在了生死簿上了。

院墙边的青竹,落了一地浅浅的碧影。

楼开肇先生揉搓着冻红的双手道:“明年,张伯驹捐给故宫的镇馆之宝将公开展出。那时你来,这海子里就开满荷花了。”

学弟从台湾交流回来,他给我们分发纪念品的时候讲到台湾同胞对食物的虔敬,和他们的食物的两个关键词:手工和有机。他是85后,他说不理解。尤其是朋友驱车带他走两个多小时,排队一个多小时,去喝一家据说很有名的奶茶。他说,就是奶茶味啊!手工和有机也许对新一代来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名词,但是对于我们这些70后来说,它们是动词,令人忧伤地保存着童年的模样。

适逢导师从美国访学回来,他给我们看美国生活的照片,有一张是瓦尔登湖,那湖水果然清澈得跟梭罗写得一样,天空也是,导师说这天天空蓝得像老家一样。说得颇有几分惆怅。

从有机和手工,又讲到柴火。湖南来的学妹说她们那里的饭馆都流行柴火饭柴火菜。这是一个概念,谁吃得出柴火的味道?导师说,我就能吃出来!我笑,是的,有老家的人都吃得出来。

而这柴火饭作为生意经,肯定也是有老家的人想出来的。所谓舌尖上的中国,更确切地说,不就是味蕾上的一种乡愁吗?我还记得南通有个门庭若市的饭店叫老南通。客人们一进门,首先看到的是一摞摞杂木劈柴,然后是厨房的

后部,与一般的饭店对厨房讳莫如深相反,它的厨房是用透明玻璃作墙壁的,然后,你会看见一眼眼四方的炉灶,正熊熊地燃烧着,果真是木头是柴火,茄子烧扁豆,丝瓜毛豆,咸菜豆瓣汤,还有招牌的大灶鸭,冒出扑鼻的香气,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吃不出柴火味道的。作为一道燃烧了几千年,然而终于在现代社会渐渐熄灭的光芒,它早已疏离了年轻一代的日常生活。

手工也是,在过去的年代,它饱含的深意是生活的艰辛和劳作,又哪里是拿出来炫耀的资本呢?

在今天,崇尚手工似乎有一种对技术主义的反叛和对生活本质的思考在里面。

还好,商人们的运作使手工和柴火显得不那么郑重,否则,这返璞归真就暗含了一种对时代的讽喻在里面了。

手工与柴火

王春鸣



鲜亮高楼,它们是一个坚强的群落,共同为新合肥组成了一道厚厚的“城墙”。

我问:这是新时期以来进行居民搬迁的结果么?因为我从机场进入合肥市区的过程中,今年首先看见了它们,但比起北京上海,还差了许多。

主人则告诉我,真正对自身做了“大手术”的,是合肥市委市政府四套班子。它们本来都在市区中心,但主动搬迁到了郊区,在那

登高清风阁

徐城北

里盖了两座大楼,集中在那里办公,所有问题也都在那里解决。这介绍如同一道电光,顷刻照亮了我的心房。我默默俯视着脚下的包公祠与包公墓,祠堂中包公端坐在正中,两侧则站立着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,更树立起惩治奸人的三道铡刀,整个气氛威武雄壮;而他与自己的夫人孩子,则静穆地睡在一旁的墓园,墓上青草丛生,大约很久没人修整了。是这样的公私分明,是这样的不可摇撼。我似乎能够体会睡在墓中的老包的心情,他很满意祖籍的今日之地方官,或许他为自己的“失业”而稍感遗憾。过去族人在故里纪念自己,或许是

十日谈

人文地图

对神龙溪慕名久矣,不仅因为她发源于神龙架自然保护区,更因为她的清纯、自然、神奇。